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賢確論卷一至七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劉家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五

歷代名賢確論　　史評類

提要

臣等謹案歷代名賢確論一百卷不著撰人名氏前有明吳寬序稱皆唐宋人所著其說散見文集中或病其不歸於一輯成此編以便觀覽錫山錢孟濬因其書不能家有因刋以傳世云云而亦不詳作者為誰近世所行

刊本或有題為華亭錢福所輯者然福以弘治三年庚戌登第寛序作於弘治十七年甲子二人同時不應不知為福書殆後來重刻者托福名以行殊不足信按諸家論著皆至北宋而止其書甚宏作甚洪猶避宣祖廟諱則理宗以前人所作考宋史藝文志有名賢十七史確論一百四卷葢即此書惟此本較少四卷稍為不合或史衍四字或刊本併為

百卷以取成數均未可知觀其評隲人物自三王以迄五季按代分系各標列主名其總論一代者則稱通論以別之雖不標十七史之名而核其始末恰應十七史之數其爲宋志之所載益足証矣所引唐人之文如羅隱論子高梅子真盧藏用論紀信張謂論劉宋代晉諸篇皆唐文粹諸書所未録葢宋時場屋有試論之制故輯此書以爲舉業標準雖

亦揣摩程試之學然去取較有剪裁視陳繼儒古論大觀之龐雜叢脞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爾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歷代名賢確論序

名賢確論一百卷皆唐宋人所著也其説散見於文集中或病其不歸于一輯成此編以便觀覽其所論遠自三皇近至五季或論其世或論其人或論其事或專論或通論上下數千百年皆具于此夫人生乎千百年之下而欲論乎千百年之上其世遠其人亡其事隱考其治忽辨其賢否求其得失以為定論其亦難矣盖人生同時者每有愛憎之心其居異代者必無好惡之念此

人之常情而名世之賢又不必以此語之也惟世之立論者逞異以為高出奇以相勝人自為説不肯附和如法家之斷獄得其情者固多至失於慘刻流於姑息者其刑未必皆平也故雖文章大家君如武王以為非聖臣如馮道猶以為賢史筆操縱一至於此他尚何望哉錫山錢孟濬出江南大族好為義舉以此編不能家有因刻以傳世來請序於予自顧區區末學何足以知此既久始克書而歸之惟此編特出於唐宋之人予猶恨

其不上及於漢如賈誼過秦之類豈漢以來别自有編耶弘治十七年夏四月吉旦資善大夫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長洲吴寛序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一

三皇

三皇之化 六一

堯

遺風 柳州

刑賞 東坡

比屋可封 東坡

鯀治水　王荆公　頼濆

許由　柳識　東坡

三皇之化

六一曰夫至治之極也塗耳目以愚民之識暢布夷以合道之極化被而物不知功成而迹無朕古有臻於是者其大道之行乎聖人之興也捐仁義以為德之細放約束以取民之信德及而物自化言行而人必從古有臧於此者其三皇之世歟故孔子有三皇

設言而民不違之説敢試論之若乃暢上古之至道
張億世之遠御結繩所以為信也而懼信之未孚我
則有書契之易於是乎畫八卦以由數起茹毛所以
養生也而憚生之未具我則有烹飪之利於是乎嘗
百穀以粒蒸民網罟利人以為用使以畋而以漁牛
馬異性而必馴使可乘而可服壯棟宇以易古者之
居垂衣裳以興天下之治凡所以使民不倦者皆伏
犧神農黃帝之為也然而治既行矣民既賴矣守之

以至静化之以無為上有淡泊清淨之風下無澆惡叛離之俗故言為教命非詰誓而自聽言為號令不鞭扑而自隨且夫歃血以涖盟約要之於信者由不信而然也為刑以殘肌骨威之使從者由不從而設也不若御至質之民行大道之化恱不以愛故不待賞而勸畏不以威故不待罰而責政不罔民故不待約而信事不申令故不待詰而從一言以行萬民禀命賴其德者百年而利服其化者百年而移非三皇

之德其孰能與於此乎噫商人作誓欲民之從也而人始疑周人會盟欲信之固也而諸侯叛由是而言則詛民於神明狃民於賞罰而違之者末世之為也服民以道德漸民以教化而人自從之者三皇之盛也夫設言而不違者其在茲乎

遺風

柳州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溫恭

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以足用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鬭謀則通於遠而周

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爲準先生之言道之奧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

刑賞

東坡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

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
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
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
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
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
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
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
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嶽曰

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嶽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禄是賞之道行於爵禄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

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禄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巳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巳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不失乎仁而巳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

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比屋可封

東坡曰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若信此說則堯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遍四海也

鯀治水

荆公曰堯咨孰能治水四嶽皆對曰鯀然則在廷之臣可治水者惟鯀耳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鯀雖方命圮族而其才則羣臣皆莫及然則舍鯀而孰使哉

當此之時禹蓋尚少而舜猶伏於下而未見乎上也夫舜禹之聖也而堯之聖也羣臣之仁賢也其求治水之急也而相遇之難如此後之不遇者亦可以無憾矣

潁濱曰四嶽薦鯀於堯堯知鯀之不可用而屈於四嶽民被其害者九年後世疑之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不仁屈於四嶽而不能信不知予嘗論之水之為害不可一日不治而知治水者雖聖賢不能也是以堯

舜皆不自治使禹而後濟方禹之未見也天下言治

水者莫如鯀棄鯀而不試有不仁焉斯堯之所以用

鯀也歟

許由

柳識曰天清既能久地静不能朽先生清静天地全

性出於胅渾入於鴻蒙雲遊鳥還翳鬱和風當時帝

道巳半滋章欲深大樸散於人未散於山林乃有巢

父杳冥同心堯齋公器退然見推遇聖相感不得不

知耳雖濯於清流道終播於無爲所謂春膏時淼朽
葉自滋先生含德唐堯發之潁陽之仁德日大天下
之祿利日畢且聖主所重者名器至人所重者感通
推以大名義同讓終廉能感俗道自爲功任應會之
偶然生垂後之清風人登雲嶺多憶箕潁猗歟先生

山水齊名

東坡曰馬遷曰學者載籍極博尤考信於六藝詩書
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

之閒嶽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
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此之難
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
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東坡曰士有簞
食豆羹見於色者自吾觀之亦不信也　又曰巢由
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爲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
失爲至仁孔子不廢是說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揚
雄者獨何人乃敢廢此曰允哲堯禪舜則不輕於由

矣陋哉斯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雄亦且廢之矣世主誠知揖遜之水尚汙牛腹則干戈之粟豈能溷夷齊之口乎于以知聖人以位爲械以天下爲牢庶乎其不驕士矣

歷代名賢確論卷一

歷代名賢確論卷二

舜

象耕鳥耘 陸龜蒙

塗廩浚井 陸龜蒙 温公

瞽瞍殺人 温公 頼濆

舜制 孫明復

無為而治 孫明復

舉十六相去四凶 孫明復 曾子固 范文正公 東坡 鄭獬

南巡 温公 昌黎

命九官 荆公

象耕鳥耘

陸龜蒙曰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歷山象為之耕鳥為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予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敘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

辨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撥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晩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爲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爲疾且畏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召何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德耶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怪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

之異端畝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説

塗廩浚井

陸龜蒙曰先儒曰瞽瞍憎舜使塗廩浚井酖于觴酒欲從而殺之舜謀於二女二女教以鳥工龍工藥浴注豕而後免矣夫勢之重壯夫不能不畏位之尊聖人不得不敬況舜胥于天子頑嚚嫚戾者獨不畏之又從而殺之且堯之妻二女帥九子觀舜之德舜乃受

教於女子其術怪且如是是不教人以孝道教人以術免也固堯使勗之非觀德也何足以天下付

溫公曰頑嚚之人不入德義則有矣其好利而畏害則與衆不殊也或者舜未爲堯知而瞽瞍欲殺之則可矣堯已知之四岳舉之妻以二女養以百官方且試以百揆而禪天下焉則瞽瞍豈得不利其子之爲天子而尚欲殺之乎雖欲殺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而殺之瞽瞍與象將隨踵而誅雖甚愚人必不爲也

此特閭父里嫗之言而孟子信之過矣後世又承以為實豈不過甚矣哉

瞽瞍殺人

温公曰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所貴於舜者為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惡也如是則舜為子瞽瞍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於殺人執於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為而謂舜為

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瞍既執於皋陶矣舜惡得而竊之雖負而逃於海濱皋陶猶可執也若曰皋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内實縱之以與舜是君臣相與爲僞以欺天下也惡得爲舜禹皋陶哉又舜既爲天子矣天下之人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濱而處民豈聽之哉是皋陶之執瞽瞍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也

頴濵曰孟子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臯陶則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於海濵吾以為此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論也舜之事親烝烝乂不格姦何至於殺人而負之以逃且天子之親有罪議之孰謂天子之父殺人而不免於死乎

舜制

孫明復曰舜既順堯命庸十六相放四凶也以帝天下之制猶有未至者焉乃窮神極慮以增以益夫所

謂帝天下之制者君君臣臣上下貴賤之序歷久而不相瀆者是也厥初生民冥焉而無知浩焉而無防嶷嶷羣羣孰君孰師與鳥獸並黃帝觀乾坤創法度衣之裳之以辨君臣以正上下以明貴賤由是帝天下之制從而著焉黃帝創之於前帝堯奉之於後然二帝之間厥制未盡黃帝取乾坤分上下止爲一人之服以至於堯無所增益逮乎虞舜再觀厥象以盡其神謂五等之制不可不正也於是分其命數異其

等威殊其采章以登以降自公而下率之以兩然後一人之服五等之制煥然而備俾臣無以僭其君下無以陵其上賤無以加其貴僭陵篡奪之禍不作雖四海之廣億兆之衆上穆下熙可高拱而視故易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臯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是也若五等之制非由虞帝而備則易何以兼言於舜臯陶謨何以繫之於虞書耶或曰舜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其舜自歷試與

居攝三十年在天子之位又五十年其八十年間作事垂法爲萬世利者多矣今子止以舜因一人之服增五等之制者何顧聞其說曰善乎爾之問也吾之所言者聖人之極致也夫乾者君之道也坤者臣之道也衣上而裳下者乾坤之象也衣之可加于裳示君之可加於臣也裳之不可加於衣示臣之不可加于君也聖人南嚮而治天下久久而不相瀆者始諸此也故舜增五等之制自下而上俾貴賤之序益明

天子之位益增此舜所以杜萬世僭陵篡奪無窮之禍也雖後聖有作千制萬度無以逾於此矣故曰吾之所言者聖人之極致也

無為而治

孫明復曰無為者其虞帝氏之大德歟非曠然而不為也者不求于天下而天下自歸之終不受於天下而以天下授之于人自生民以來虞帝氏一人而已昔在歷山而耕焉雷澤而漁焉河濵而陶焉當是時

也彼孰有意于天下哉及乎玄德升聞堯遽以天下禪之舜既受堯禪夙夜兢兢懼德弗類以其天下者堯之天下也不以堯之道治之則其天下之民有不得其所者矣於是盡履堯之道而行之俾其天下之民不異于堯之世也舜居位既久復以堯之天下堯之道盡與禹此舜之德其可謂大德也巳夫舜之天下者堯之天下也舜之道者堯之道也舜始得之於堯而終傳之於禹以舜之治無為也章章矣噫上無

堯下無禹孰可高視而稱于無為哉上堯而下禹舜所以得高視而無為也不然則孔子上觀伏羲下訖文武筆于六經為萬世法何不曰無為者伏羲也黄帝也堯也禹也湯也文武也而止曰舜也歟哉若以無為為為曠然而不為則書何以曰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又曰覲四岳頒瑞于羣后又曰東巡狩至于岱宗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又曰南巡狩至于南岳西巡狩至于西岳北巡狩至于北岳又

曰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又曰流宥五刑又曰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又曰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又曰禹汝平水土又曰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又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又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以至五十載陟方乃死之類此舜有為其繁也如是之甚矣且書者聖筆之親刪也孔子覩舜之有為其繁也如是之甚安可反謂之無為哉由是而觀之則知無為者非曠然而不為也此又章章

矣吾故曰上無堯下無禹孰可高視而稱于無為哉

上堯而下禹舜所以得高視而無為也

舉十六相去四兇

孫明復曰無為之道其至矣哉非虞帝孰能與於此後之帝天下者不思虞帝之大德而慕虞帝之無為吾未見其可也三代而下不思虞帝之大德而慕虞帝之無為者衆矣又世之憸佞媮巧之臣迎而啓導之既不能陳虞帝之大德以左右厥治則往往引佛

老清淨虛無報應因果之說交亂乎其間敗於君德
吁可痛也覯其惑佛老之說忘祖宗之勤罔畏天命
之大靡顧神器之重天下至廣神器至重朱旣不肖
弗堪厥嗣故命于舜舜起微陋雖曰睿聖然世德弗
耀四岳十二牧未盡服其德九州四海未盡蒙其澤
不可遽授以大位也若遽授之則四岳十二牧其盡
臣之乎九州四海其盡戴之乎不臣不戴則爭且叛
矣堯懼其如是也非權昌以授之於是潛神隱耀厥

用弗彰以觀于舜故八凱八元雖積其善而不舉也三苗四凶雖積其惡而不去也若盡舉八凱八元盡去三苗四凶則舜有何功於天下耶是故堯不舉而俾舜舉之堯不去而俾舜去之俟其功著于天下四岳十二牧莫不共臣之九州四海莫不共戴之然後授以大位絶其爭且叛也非堯孰能與於此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

章蓋言堯以權授舜其道宏大高遠之若是而人莫有能見其迹者而先儒稱堯不能舉不能去妄哉曾子固曰或者問曰堯之聖不逮舜堯不能用九官誅四罪而舜能焉對曰虞舜之所以聖由唐堯之聖舜之用與誅宜也曰然則堯之時獨不可用與誅乎曰將以遺舜也其以遺舜奈何堯信舜之聖久矣將舉而禪焉且以信於衆因四岳之舉遂試之其試由是夫起聖人不苟以名服天下必信其德於衆德莫

大於用賢誅惡於是遂授以位焉而天下率信用與誅蓋假之舜云耳曰然則堯之聖將蔽賢縱惡乎曰否用與誅至于舜之時可也故堯遲之云耳以成乎舜也則其德在堯者多矣曰然則堯其私於舜乎非私舜也私其所以為天下也曰左氏傳所謂不能者何也曰吾所論聖人之說彼左氏何與焉

范文正公曰夬一陰處高而羣陽伐之以大制小以正黜邪之時也時皆剛正柔佞豈得而據乎夫君子

道微之時法令常密而或失之者何也内有小人也小人道微之時法令常顯而無忌者何也内皆君子也此卦一柔而乘五剛危可知矣五陽而決一陰易可知矣故揚于王庭而不忌賞罰明行之際歟舜舉八元而去四凶此其時矣

東坡曰史記舜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

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以正漢以來儒者之失四族者若皆窮姦極惡則必皆誅於堯之世不待舜矣屈原曰鯀悻直以亡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皆小人也則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是觀之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為要荒之君長耳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世大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以為堯

鄭獬曰四凶果無以撓堯也堯孰有不能哉以其有

舜也書曰耄期倦于勤堯老矣是天下必有竊而不起者故位舜以持之也於時四兇之惡始暴焉攘而鋤之在舜不在堯固然也堯得舜其猶竊然歟果堯以爲能也撓堯者不若是猶之撓舜曰昌不若禹之於水也堯不去四兇以有舜也惡之未暴也不則堯去之矣舜不堙水得之禹也不則舜堙之矣故四兇之去舜事也能不能不以堯繫也聖人躡而起欲揭天下法必公於首誅焉天下熠然胥次而心螯則其

鼓號令不須力而折之也周公也始相周管蔡為首誅天下不周公服者無有也孔子也始作魯司寇少正卯為首誅魯不孔子從者無有也舜也獨於四凶歧於是乎哉一誅惡而天下服聖人之用深矣故曰四凶之去舜事也能不能不以堯繫也曰有說者焉堯不已誅而屬之舜權也堯將天子舜猶匹夫戾舜者故豢而遺之舜俾自絕之也曰眡繼者能乎否也舜果曰能之昌席于是哉藉堯巳誅之舜巳號天子

果有戾者舜亦從而誅之矣戾者誅天下亦自舜服矣說者果有是是不以聖人期舜也已

南巡

溫公曰昔舜命禹曰朕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摠朕師是以天子為勤故老而使禹攝也夫天子之職莫勤于巡狩而舜猶親之卒死於外而葬焉惡用使禹攝哉是必不然或曰虞書稱舜陟方乃死孔安國以為升道南方巡狩而死禮記亦稱舜葬于蒼梧之

野皆如太史公之言子獨以爲不然何如曰傳記之言不可據以爲實藉使有之又安知無中國之蒼梧而必在江南耶虞書陟方云者言舜在帝位治天下五十載升於至道然後死耳非謂巡狩爲陟方也嗚呼遂使後世愚悖之人或疑舜禹爲非聖人豈非孔安國與太史公之過也歟

昌黎曰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古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

訖言漢荆州牧劉表景升所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題其額曰虞舜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為湘君者自為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返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舜之后不當降小君為其夫人因以

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次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爲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孔安國謂舜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閒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殁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没云

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廵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蒼梧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死者皆不可信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戹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宜當為神食民之祭今之度湘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

命九官

荆公曰舜命其臣而敎戒之未有不讓者焉至於夔

則獨無所讓而又稱其樂之和美者何也夫禹垂益伯夷龍皆新命者也故疇於衆臣而後命之而皆有讓矣棄契臯陶䕫當是時蓋已為是官因命是五人者而勑戒之焉耳故獨無所讓也孔氏曰禹垂益伯夷䕫龍皆新命者蓋失之矣聖人之聰明雖大過於人然未嘗自用聰明也故舜之命此九人者未嘗不咨而後命焉則何獨於䕫而不然乎使䕫為新命者則何稱其樂之和美也使䕫之受命之日已稱其樂

之和美則賢人之舉措亦少輕矣孔氏之説蓋惑於命汝典樂之語爾夫汝作司徒汝作士之文豈異於命汝典樂之語乎且所以知其非新命者蓋舜不疇而命之而無所讓也舜之命夔也亦無疇夔之受命也亦無讓則何以知其為新命乎夫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為也為之者衆臣也非衆臣之所能為也為之者舜也將有治於天下則可以無相乎故命禹以宅百揆也民窘於衣食而欲其化而入

於善豈可得哉故命棄以為稷也民既富而可以教矣則豈可以無教哉故次命契以為司徒也既教之則民不能無不帥教者民有不帥教則豈可以無刑乎故次命臯陶以為士也此皆治人之所先急者備矣則可以治末之時也工者治人之末者也故次命垂以為共工也於是治人之事具則宜及於鳥獸草木也故次命益以為虞也夫其所以治至於鳥獸草木則天下之功至矣治天下之功至則可以制禮之

時也故次命伯夷以爲典禮夫治至於鳥獸草木而人有禮以節文之則政道成矣可以作樂以樂其成也故次命夔以爲典樂也借使禹不能揔百揆稷不能富萬民契不能教臯陶不能士垂不能共工伯夷不能典禮然則天下亂矣天下亂而夔欲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其可得乎故曰爲之者衆臣也使舜不能用是衆臣則是衆臣亦不能成其功矣故曰非衆臣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舜也夫夔之所以稱其樂之和

美者豈以爲伐耶蓋以美舜也孔子之所謂將順其美者其夔哉

歴代名賢確論卷二

歷代名賢確論卷三

二帝通論

堯舜之德　張謂　温公　范文正公　劉執中　賴濱　東坡　荆公

堯舜之德

張謂曰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于位久難其人伯支許由全其節而固讓羲仲和叔審其才而固辭帝德合于天天命歸於帝帝盡善也我其試哉由是賓于

四門納于百揆星辰合度雷雨不迷堯之二女釐降于內堯之九男服勤于外受昭華之玉允洽人神泥封祀之金大報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質后文敦俗也貴德尚齒優賢也於斯之時君明於上人化於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衆乎咸若無爲而治其聖也歟夫以萬乘之尊一人之貴多見軼其軌度少能窒其嗜欲瑤臺瓊室堯舜則茅茨土階矣玉食寶衣堯舜則藜羮皮裘矣歷代

多嬪御堯舜顧禮經娶一姓矣自古好征伐堯舜舞干戚懷四夷矣百姓樂堯舜未嘗不樂百姓憂堯舜未嘗不憂歷數之來人以位授我謳歌之去我以位授人其來也嬰於樊籠其去也脫於桎梏形神非吾有天地之委和子孫非吾有天地之委蛻此其所以禪代也近日曹丕父子世為漢賊當鼎易之時發荒唐之論高視前古大誇羣雄猥以漢魏之間輒同堯舜之際此河伯不知於海若盜跖自方於仲尼也古

人云堯以義終舜以勤死稽諸祀典永為世教游夏之徒豈誣也哉稱堯見囚小儒之虛誕為禹所放曲士之穿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温公曰或曰堯舜之德何以為難能迂夫曰舜自修於畎畝之中聞之於堯此舜之難也舜在畎畝之中而堯知之此堯之難也

范文正公曰恒陽動陰順剛上柔下震上巽下上下各得其常之時也天尊地卑道之常矣君處上臣處下理

之常矣男在外女在內義之常矣震男巽女天地君臣男女各得其正常莫大焉諸卦多以有應為吉此卦六爻皆應而爻無元吉者何也夫吉於應者相求以濟之時也常者上下各得其所之時矣故以剛柔皆應為常不以獲應為吉是以士之常也在於已不在於人諸侯之常也在於政不在於隣天子之常也在於道不在於權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堯舜為仁終身而已矣其知常也哉

劉執中曰五者之道莫大於仁義仁者所以仁天下之道也義者所以宜天下之道也舉天下莫不被其愛則傷之者莫得以至焉舉天下莫不適其宜則悖之者無自以入焉天下之廣也萬物之衆也而能使一物無傷焉一物無悖焉此聖人所以參配天地而贊育萬物也故堯舜之致治無他焉仁義而已矣夫有堯舜之仁義而行之不以其道則惠澤不及於下矣所謂行之以其道者何也禮樂刑政也四者體名

雖殊然皆同載于仁義以施天下也故舜舉四嶽而朝諸侯必曰修五禮則堯舜之治莫先於禮矣曰同律度量衡又曰命夔典樂教胄子則堯舜之治不可無樂矣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則堯舜必尚於政矣又曰象以典刑則堯舜之治亦必用刑矣四者兼發於上而不失於其中則仁義從之浹於下矣故當其時無一民不宅乎其仁也無一物不由乎其義也民宅乎仁則傷之者莫得而至矣

物由乎義則悖之者無自入矣舉天下而一民無傷也一物無悖也則正氣充而陰陽和矣天地位而萬物育矣故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言乎仁義被於四遠而日月星辰罔不順於上矣鳥獸魚鼈莫不咸若于下矣又曰烈風雷雨弗迷是非禮樂刑政之所致歟

賴濱曰堯之世洚水爲害以意言之堯之爲國當日夜不忘水耳今考之於書觀其爲政先後命羲和正

四時務農事其所先也末乃命鯀治水九年無成功乃命四岳舉賢以遜位四岳稱舜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以為然而用之君臣皆無一言及於水者舜既攝事黜鯀而用禹洚水以平天下以安堯舜之治其緩急先後於此可見矣使五教不明父子不親兄弟相賊雖無水患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使五教既修父子相安兄弟相友水雖未除要必有能治之者昔孔子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

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古之聖人其憂深慮遠如此世之君子凡有意於治皆曰富國而强兵患國之不富而侵漁細民患兵之不强而侵虐鄰國富强之利終不可得而謂堯舜孔子不切於事情於乎殆哉

東坡曰論堯舜之德必曰無爲考之於經質之於史堯舜之所爲卓然有見於世者蓋不可勝計也其曰

無為何哉古人有言曰除日無歲又曰日一曰勞考載曰功若堯舜者可謂功矣歲者月之積也月者日之積也舉歲則兼月舉月則兼日矣日別而數之則月不見月別而數之則歲不見此豈日月之外復有歲哉日月之各一人臣之勞也歲之并考人君之功也故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此上下之分煩簡之宜也禹為之平水土稷為之殖百穀契為之敷五教伯夷為之典三禮臯陶為之平五刑羲和為

之歷日月堯舜果何為哉今夫三百有六旬分之以四時配之以六甲位之以十二子散之以二十四氣裂之以七十二候晝不可以并夜寒不可以兼暑則歲果安在哉惟其為在而不可名寄之於人而已不有此所以為王省之功也日不立則月不建月不建則歲不成師尹不官則卿士不治卿士不治則王功廢矣故曰庶民惟星文王不兼庶獄陳平不治錢穀邴吉不問鬬傷此所謂不易者也秦皇衡石量書光

武以吏事責三公此易歲月而亂日時者也

荆公論九變而賞罰可言曰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也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形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何也貴賤親疏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命此者何也貴賤親疏所以稱號之其命不同者是也物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

者親疏各有號矣因親疏貴賤任之以其所宜為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為矣放而不察乎則又將大弛必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故莊周曰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是訖雖微莊周古之人

孰不然古之言道德所自出而屬之天者未嘗有也堯者聖人之盛也孔子稱之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此之謂明天聰明文思安安此之謂明道德允恭克讓此之謂明仁義次九族列百姓序萬邦此之謂明分守修五禮同律度量衡以一天下此之謂明形名棄后稷契司徒臯陶士垂共工此之謂明因任三載考績五載一巡狩此之謂明原省命舜曰乃言底可績謂禹曰萬世永賴時乃功蠢兹有苗昏迷不恭

此之謂明是非臯陶方祇厥叙方施象刑惟明此之

謂明賞罰

歷代名賢確論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四

禹

子高之讓　羅隱

禹穴　鄭舫

治水　劉蛻

夏郊祀鯀　劉蛻　賴濆

禹傳子　賴濆　昌黎　温公

禹德　柳州

桀

關龍逄　歐陽詹　張謂

子高之讓

羅隱曰有挈其大而舉其高以授人者彼則曰隘矣哉挈而舉者曰以吾所得之廣大曾不若彼人之心又安可以施於彼乎於是退而悖慄不敢以所得爲有伯成子高讓禹者非所以小黄屋之尊也夫安九

州之大據兆人之上身得意遂動適在我鮮有不以荒怠自放者子高且欲狹禹之心而謹其取也故讓之厥後有卑宮菲食之政

禹穴

鄭舫曰惟帝聖世時必有符命在昔黃帝始受河圖而定王籙宓羲得神著而垂皇策堯配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舜繼成六德文王獲赤雀丹書而演道定謨予亦以謂禹探其穴得開世之符而成平水功夫神

人合謀而行變化天地定位陰陽潛交五行迭王斗建司節嶽尊山而瀆長川乃至日星雷風禎祥祕奥三綱五紀萬樂百禮人人物物各由身生無非玄功冥持至數脗合以及之者王者奉天而行故聖神焉帝皇焉彼聖如仲尼有德而無應故位止於旅人福弗及生靈乃歎曰鳳烏不至河不出圖吾巳矣夫然後知元命者軒后命者羲受命者曰唐與虞成命者禹備命者文仲尼不受命乃假人事而言故有宗子

之說後代無作焉立言者一仁義以束世教瞽瞶蚩蚩使絕其非望業之外存而不論予讀夏書無是說司馬子長自叙始云登會稽探禹穴不然萬禩何傳焉慼矣蒼山之豬呀如淵如陵徙谷遷此中不騫雨洗煙空歘然莫窮噫實禹迹之所始終銘曰禹穴宜載夏與秦胡爲而不載始皇遊會稽亦不言古而不載遷與鄭胡爲而載予以謂天德統萬止言其蓋地德統萬止言其載堯德統萬止言其大千川萬山皆禹之會一

符一穴不足爲最故夏與秦俱不之載而人以之昧
雖山之堅雖洞之邃有時而堙有時而宂歲其萬千
風雨濤汰亡其嵌呀蔡是翳薈鄭與遷斯碑斯載斯
時之賴

治水

劉蛻曰治天下之野見之於夏功而未見先於夏功
者久矣夫九年之間生聚非不壊也委積非不耗也
帝憂則民愁樂則民喜故以憂樂隱顯而助之帝能

治其心故禹後雖以身先天下而不以一身負天下之土石以其得治世之心易使也嗚呼必不得和心之人而爲可以智治則豈羽山之不忍不以智獻其父者歟天下見濡手足之禹則不見土階之上以憂樂者也曰心治乎人也功治乎水也其可獨禹云乎

夏郊祀鯀

劉蛻曰以功不就而受誅則可謂勤民而死乎曰不然然則夏之郊也奚不尋其先安得以鯀配曰以功

不就則可謂勤民而死也以誅其身則可謂勤其家也不怨君誅而尋父功鯀當誅也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既其家為天下故報其勤家於夏郊而已矣有鯀之誅而不廢其功禹為其子也不得以天下而擇其功者禹為之事鬼神也徵禹之為子先人之罪將不食矣故其子之功由勤父嗣也然則夏郊宜矣於是君誅其怠也而子不怨其家祭其勤也民神弗畔蓋禹以天下不逮事其父而致孝乎鬼神云

濒濱曰記有之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舜禹皆有所從受天下者其所從受天下者不可忘也故舜宗堯而置瞽瞍此天下之大義也至禹不獨廢堯而且忘舜鯀雖得罪以父故得祭於郊從舜之義則禹為忘其君從禹之義則舜為忘其親二者皆聖人之所不為也予聞之禮之所行義之所許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舜禹之有天下則先王之所

未有也故堯雖非父而其德載於後世不可以不宗也瞽瞍雖其親而無功於人不可以私享也二者皆義也至夏后氏郊鯀而宗禹此禹之子孫之禮也孰謂禹之不宗舜哉柳下惠稱有虞氏郊堯而宗舜先儒以為此虞氏子孫之禮也以虞推禹則禹其有不宗舜乎雖然夏之子孫所以不宗舜者以有鯀也鯀雖得罪於舜而從事於水者九年非瞽瞍之比也故卒為夏郊而三代祀之三代猶以其功祀之而其子

孫顧可以他人廢之乎故夫虞夏之祀皆義之所予也予故曰夏之子孫所以不宗舜者以有鯀也

禹傳子

賴濆曰聖人之於天下苟可以安民不求爲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後世以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其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爲天下而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

弟誠以為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為異也天下何獨疑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通義也有得焉而以予其子孫人之情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為不可易故因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之舉天下而授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為之豈以為異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賢

而有異人焉為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為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為不足授也使天下復有禹予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啓足為天下故也啓為天下而益為之佐是益不失為伊尹周公而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不喜異也如此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

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夫子嘆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爲功此君子所以異於衆人也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夫異以其有時而窮也閔子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子夏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取琴而鼓之其樂侃侃然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爲賢由此觀之禹益之事傳者之過也

昌黎曰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争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不以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而不傳慮其患而不得如已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

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得賢猶可

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溫公曰父之位傳歸於子自生民以來如是矣堯以朱不肖故授舜舜以均不肖故授禹禹子啓果賢足以任天下而禹授益使天下自擇啓而歸焉是飾偽也益知啓之賢得天下心已不足以間而受天下於禹是竊位也禹以天下授益啓違父之命而為天子

是不孝也惡有飾偽竊位不孝而謂之聖賢哉此爲傳者之過明矣

禹德

柳州曰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歷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賜

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尊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大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定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丕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于五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政著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

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遑寧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也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修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

去兹山之會安得獨光于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

關龍逢

歐陽詹懐忠賦曰天生彼辛兮用殲覆于夏家欲悠悠而罔極毒浩浩而無涯無辜殞身肆市朝之若莽有道併命委炮烙以如麻伊先生之諤諤為酷烈之所加嘗披圖於往載每廢卷以興嗟蕭條舊邑莽蒼空陂陷陵成坎古木無枝或人曰此其墓也又一倍

以增悲鳴呼麟非騰噬之儔詎虎狼之共穴鳳實仁靈之類豈鷹鸇之同列惟玉石之明分亦薰蕕之自別是以謇謇心競昂昂面折彼炎炎之原燎信撲撲而不滅寧歸死以申懷不貪生而結舌痛矣哉古人有言輔人者天福善者神胡為是日力不如人使典章之不信俾忠義之空勤律中大呂日臨蒙谷風颸颸於衰草煙茫茫乎平陸思悽悽而填臆淚淫淫以盈目義則非其知友親故遠夫骨肉節臨危而不撓

行於艱而彌篤惟其有之是以傷之而慟哭

張謂曰禹成九功誕受天命桀喪一德悖于人心爲虺爲蛇如豺如虎既毒螫焉又吞噬焉重之以昆吾因之以妹喜匹夫醜夏多士懷殷萬方囂然九州危矣公夏后之諍臣也以謂爲臣之禮不擇其利食君之禄不避其害亦知直言之賈禍國蹙時危欲其行之速也亦知諷諫之徼福里迂車遠恐其效之遲也由是犯帝座排天門謀成深心藥進苦口石可轉

也不可奪其堅貞身可殺也不可揜其忠義夫生死者必然之常數忠義者不易之大節位卑則迹遠禄厚則恩深恩深則義重於生全義可也迹遠則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夫子世卿之族捨生即義賢哉且伊尹之遇殷湯也賢與聖合之賢聖之間相去甚近此其所以行道也夫子之逢夏桀也賢與愚合之賢愚之間相去甚遠此其所以喪身也向若桀昧可革從公之言則國不失夏之初君不失禹之舊殷湯不能

成大業伊尹不能建元勳諸侯奉於天子一姓傳於萬世驕君暴怒亂國淫刑朝行斧鉞之誅夕覩市朝之變千載之下九原之上殷人比干攜手而游耳嗚呼先王納諫而昌後王拒諫而亡當其昌也忠良勝於邪佞及其亡也邪佞勝於忠良故君子慎於語默審於行藏豈徒然哉蓋有以也

歴代名賢確論卷四

歷代名賢確論卷五

湯

伊尹
范文正公　柳州　東坡　陳越石

賞罰
東坡

紂

三仁
温公　東坡　李翰　柳州　賈至
劉敞

伊尹

范文正公曰晉順而上行奉于文明坤順離明君子嘉遇顯進之時也夫上無文明賢斯遯矣今文明麗于上君子可不進乎其進也柔順內融則上不拒其逼矣故曰晝日三接也英華外著則衆不疑其行矣故曰君子以自昭明德蓋明出地上如日之升君子當其象也豈復昧哉其伊尹之時歟

柳州贊曰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

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爲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爲堯舜而人爲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

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
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
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
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曰聖有伊尹思德於
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
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亳殷猶不忍其遲亟往
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
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陑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

人無形與道爲偶道之爲大爲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爲誨

東坡曰聖人之所以能絶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無孔子爲司寇隳郈隳費三桓不疑其害己非孔子能之乎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於有夏復歸於亳伊尹爲政於商既貳於夏矣桀之暴戾處其執政而不疑往來兩國之間而商人父師之非聖人能如是乎是

以廢太甲太甲不怨復其位太甲不疑皆不可以常情斷其有無也後世惟諸葛孔明近之𤣥德將死之言乃真實語也使孔明據劉禪位蜀人豈有異詞哉讀柳宗元五就桀贊終篇皆妄伊尹往來兩國之間豈其有意欲教誨桀而全其國耶不然湯之當王也久矣伊尹何疑焉桀既改過而免於討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於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宗元意欲以此自解其從二王之罪也　又曰辨天下之大事者

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至大而不足以動其心者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羮而簞食豆羮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羮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犯而不能辦一鄉

之事者末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敢者愈大則其所辯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羮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羮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禄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

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以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蔕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

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濶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陳越石論放太甲曰商甲不惠于天下其臣放之後

能改過亦為臣之所立或曰社稷之重必當如是淺於國者之為論也至若承湯之教全殷之統立臣之節豈如是耶君上之不肖與賢智豈臣下之有不知耶擇其嗣當求賢而立之不知其非賢以為不明因而放之令其自新如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軼時乘之龍待駕於臣之業何如又況乎體非金石而冒霧露如懷失國之詬以損其身則弒君之謗消無日矣陳子曰臣之忠有幸而忠者也君之立有

幸而立者也知殷之君臣皆幸而成者噫浞浞接踵

羿羿比肩君可放乎哉其後新取於西魏成於東司

馬氏之有天下其始也未嘗不伊不周其終也未嘗

不羿不浞皆取伊周以爲萬矢也孟子曰無伊尹之

志則簒也有旨哉

賞罰

東坡曰禮云商人先罰而後賞而漢武策董仲舒云

商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此百王之所同

而獨云爾者漢儒之學固有以商為厚於威而薄於
恩也耶

三仁

温公曰孔子曰商有三仁焉蓋孔子之前為比干者
則非微子矣為微子者則非比干矣為箕子者則非
比干與微子矣至孔子然後知三子者皆仁人也孔
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孟荀
氏之言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以是觀之

孟荀氏之道槩諸孔子其隘甚矣

東坡曰夫道一而已君子之出處語默所以不同者其居異也今三子之於紂非父則兄其位則太師少師也其居不相遠其責宜若同然或去之或因焉或諫而死孔子皆曰仁何也微子紂之庶兄也箕子欲立之帝乙不從而立紂故書曰我舊云刻子王子不出我乃顛隮刻害也我舊之所云者害子子若不去幷我得禍也魏文帝之於陳王植晉武帝之於齊王

攸自中主以下皆所不能容而況於紂乎故微子之所以出奔箕子之所以佯狂爲奴者皆以居可疑之地而犯必死之怨也二者雖有言紂豈復信之故不諫而去或囚者其勢然也至於比干親則諸父位則少師也而無所嫌諫而不聽猶兾萬一焉雖繼之以死可也使二子無剌子之嫌者吾知其與比干俱死矣

李翰曰商王受毒痡于四海德悖于三正肆厥淫虐

丕罔敢諫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獨死之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非處死之難得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之是輕其生非孝也得其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崇高不可以觀其危親昵不可以忘其祖則我成湯之業將墜于淵商王之命將絶于天磬扶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痛商亡是痛公之忠烈也其若是乎故能獨立危邦横抗興運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

師資十亂之謀總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則戢彼西
土及公之喪也乃覿于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
喪興亡所繫豈不重歟且聖人立教懲惡勸善而已
矣人倫大統父子君臣而已矣太師存則正其統歿
則垂其教奮乎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
懼佞者慙睿者思忠者勸其爲式也不亦大哉而夫
子稱殷有三仁豈無微旨嘗試賾之曰存其身存其
祀亦仁也亡其身存其國亦仁也若進死者退生者

狂狷之士將奔走焉褒生者貶死者宴安之人將寘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殊途而一揆異行而齊致俾後之人優柔而自得焉蓋春秋微婉之義也必將建皇極叙彝倫弘在三之規垂不二之訓以昭於世則夫人臣者既移孝于親而致之於君焉有聞親失而不爭覩親危而不救從容安地而稱得禮甚不然矣夫孝于其親者人之親皆願其爲子忠于其君者人之君皆欲其爲臣故歴代帝王莫不旌顯周武

下車而封其墓魏氏南遷而創其祠我太宗有天下
禋百神而感其禮追贈太師謚曰忠烈申命郡縣封
墓葺祠致守塚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于金
石於戲哀傷列辟主食舊封德爲神明秩視羣望身
滅而名益大世絶而祀愈長然後知忠烈之道其感
激天人深矣天寶十祀余尉于衛拜乎祠堂魄感精
動而廟在鄴邑官非軾閭刋石銘表以志丕烈詞曰
糜軀非仁蹈難非智死于其死然後爲義忠無二體

烈有餘氣正直聰明至今猶視咨爾來代為臣不易
柳州曰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
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兹道以立于世故
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慇懃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
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
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
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
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

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叢于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戲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

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頌曰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汚明哲在躬不陋爲奴冲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懐故都時詘而伸卒爲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爲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賈至曰微子諱啟實帝乙元子帝乙懵賢之故而神器不集於君君肅恭神人恪愼克孝才兼八元之偉

德首三仁之列始在擇嗣箕子贊焉尹茲東夏周公嘉焉殁而不朽仲尼稱焉覩其進思盡忠則忤主以竭諫退將保祀則全身以逃難去就生死之塗沉吟出處之域有以見聖達之情也若乃受爲不道暴殄天物剖諫輔之心解忠良之骨億兆墜於塗炭宗祧困於阢阢而君崎嶇險阻避跡藏時免身龍戰之郊解縛鷹揚之師卒能修復舊物統承先祀七百餘年歆我神祇非明德至仁其孰能與於此於戲國之興

亡不獨天命向使帝乙捨受而立啓前箕子而後少師則文王未可專征于諸侯武王未可誓師于牧野雖周公之聖不過子産善相矣太公之賢不過穰苴之法矣是太王立季歷而昌帝乙捨微子而亡成敗繫本不其昭彰

劉敞曰儒者或稱殷道衰微子抱祭器入周紂殺比干箕子懼佯狂為奴孔子皆賢此兩人殊行而同名總其實弗獲正四方我出為狂自遯于荒野古者同

姓雖危不出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及紂殺比干箕子諫之猶力紂遂囚箕子而奴辱之武王告諸侯曰紂乃囚正士可伐矣武王伐紂敗之牧野紂自殺武王則使人釋箕子囚載與俱歸而作洪範由是言之也箕子之不死幸耳豈自苟全須臾者哉然微子所以能去者以先其未亂也雖去猶不適國斯仁矣如已亂無為去也必去之是逃也非仁者也

歴代名賢確論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歴代名賢確論卷六

文王

西伯受命稱王　梁肅　六一　孫明復

西伯獻地請紂去炮烙刑　温公

文王之囿　頴濵

文王之兵　杜牧

西伯受命稱王

梁肅曰太史公曰詩人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遂追王大王王季改正朔易服色十年而崩或謂大雅序文王受命作周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妄徵二經以實其說予以為反經非聖不可以訓莫此為甚焉嘗試言之夫惟聖人無作作則為萬代法仲尼美文王之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謂之服事易姓創制而謂之柔順

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武革命又曰武王末受命未有父受之而子後革命父爲天子云未受當武王之會盟津也告諸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以誓師也曰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孰有王者出征復俟天命大統既改而復云未集禮大傳稱牧之野既事而退遂柴於上帝追王大王王季文王改正朔殊徽號若虞芮之歲稱王則不應復云追王王制既行則不應復云改物是皆反經者也夫大者天地其

次君臣聖人知定位之不可易也故制為上下之禮財成天地之道使各當其分而不相閒若億兆之去留天命之與奪則存乎其時聖人順而行之故謳歌所歸而舜禹揖讓桀紂惡盈則湯武放伐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不得已而為之者也若殷道未絶紂凶未極而遂稱王以令天下則不可謂至德也已此其非聖者也予以為大雅作周之義蓋取夫積德累仁為海内所歸後武王因之遂成大業非所謂革命易姓

爲作周也泰誓紀年蓋武王周公追考前文陳王業之盛自虞芮始故斷爲受命之歲仲尼憲章文武故因而叙之曰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非所謂自稱王而爲之數也文王既歿經義斯在如曰不然以侯君子六一曰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患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

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

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爲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

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説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耳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説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説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

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稱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遭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紛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爲後世法及孔子旣殁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

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耳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以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於書可矣

孫明復曰左傳吳公子季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說者曰憾恨也文王恨

不及已致太平意以謂文王不能夷商紂於當世取天下於已有遺恨焉愚甚惑之竊謂季札之是言也非知樂者也厚誣於聖人矣若果如季子之言也則是文王懷二以事其上匿怨以伺其間包藏禍心乃亂臣賊子矣何者以文王受封商室列爲諸侯紂雖無道君也安得爲人之臣有無君之心哉矧紂以文王爲西伯位于諸侯之上賜之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紂之有德於文王也厚矣則文王宜乎竭力盡能夙

夜匪懈以事於紂也又豈可背惠忘施以怨報德將成干紀亂常之事哉噫事必不然章章矣觀乎紂既失德毒流四海諸侯咸叛而文王事之獨無二心故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又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歟若文王猶有憾也則孔子何以謂之至德與仁厚者乎或曰史記齊世家

敘太公之迹其後亦言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若文王果無憾也則何得與太公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奇計之如是哉由是觀之則季子之言又何誣也曰此蓋秦火之後簡編錯亂司馬子長修史記敘太公之迹也不能實録善事乃散取雜亂不經之說以廣其異聞爾斯固不足疑於聖人也嗚呼古稱季札賢明博達觀樂能盡知興衰而於此也何蒙暗頓

戚之若是邪逮乎杜預服虔之徒復無卓識絶見以發明之斯又乖謬之甚也

西伯獻地請紂去炮烙刑

温公論史載崇侯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伯既出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温公曰紂疑文王之得民故囚之既釋而又獻地以止其虐刑是正信崇侯虎之譖於紂也豈所謂遵養時晦

以蒙大難者哉且紂惟不勝其淫虐之心故爲炮烙之刑若能自止而不爲則不待受西伯之地若不能自止雖受地於西伯而爲之如故誰能禁之哉

文王之囿

潁濱曰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周雖大國未有以七十里爲囿而不害於民者也意者山林藪澤與民共之而以囿名焉是以芻蕘雉兎者無不獲往不然七十里之囿文王

之所不為也

文王之兵

杜牧曰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以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法詩大雅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熈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受殷王專征之命也七年五伐留戰陣刺

代之法遺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
平爲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
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鉤援衝壁令
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爲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
之詩曰以爾鉤援以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
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傳于其城以臨車衝鉤援
其城文王親自爲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
删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武王之功德手弦而口歌

之

歴代名賢確論卷六